

## 序

多年前，我开车经过田纳西州西部的一处乡间，前往密西西比州北部皮克威克大坝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打算在那里花几天时间来专心写作。我心里想着各样事情。我面临着一些重大抉择，它们将决定我将来的整个方向。但眼下的难题并不是我将来的方向，而是此时这旅程的方向——我迷路了。每转一次弯，我都似乎越来越深入林区，越来越远离任何可辨识的界标。那时全球定位技术还没有出现，即便现在，这样的科技也不会带给我多少帮助，因为我的手机在当地没有信号。我转向我看到的第一条私人车道，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摆弄手机，想找到有一格信号的地方，好打个电话给或许能给我指路的人。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我当时正身处一家教會的墓地，而我的手机是这片墓地中最死寂的。

有时候（并非经常），我会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催促，要把手头的一切事都停下来，然后祷告。有时候（太过经常），我忽视这催促，做出决定：我太忙了，不能停下来。但这一次，我别无选择，只能停下。我没有地方可去。我停下来，在墓地以及这家教會的院子周围走来走去，祈求上帝赐我一些智慧和分辨力，来对待我将要做的人生重大决定。我在这家小小的浸信会教堂前门游荡，并在祷告，两眼不经意地扫过面前的一块红砖。我读着这

房角石上刻着的字，然后停了下来，那上面所刻的时间，是我出生前好几年。日期写在那里，下面刻着“赫尔曼·拉塞尔·穆尔，牧师”。我惊呆了。“赫尔曼·拉塞尔·穆尔”是我爷爷的名字，他在我五岁时就去世了。我的爷爷是一位牧师，在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多家教会服侍过。等我的手机终于有了移动服务，我第一个电话并不是打给办公室，而是打给我的奶奶。我告诉她这家教会的名字，问她有没有听过。她说：“当然听过，你爷爷在那里当过牧师。”

我震惊得无言以对，只是不住地自言自语：“这得有多碰巧？”但不管上帝的护理指引我到此处，要向我说什么，我都不想浪费这记号。所以我不断地祷告，在坟墓周围走来走去。我在想：坟墓里的人，躺在我脚下这地方的人。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曾听过我爷爷向他们传讲福音？有多少人在我身后这家教会里找到了耶稣？有多少人曾经和我爷爷一起祷告来接受基督？有多少人在这里出席爱人的葬礼？或者有多少人像我此刻一样，面对着一个人生重大的抉择？现在，这些人都已不在了。

但我想到在我脚下这片土地里的人，他们有可能是我爷爷的肉中刺。有多少人曾批评他的讲道，或质疑他去医院探访的不够多？或许就像现今教会常见令人难过的情况一样，有些人开始一场写匿名信举报的运动，反对建造这座教堂。现在，这些人也已经不在了。

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也许就像托尔金所说：“并非所有游荡的人，都是迷了路。”也许我在那里，只是为了这个原因，就是思想我爷爷在这里所度过的时光，那些让他充满喜乐的人，那些让他忧虑彻夜难眠的人，大部分都已埋葬在我的脚下。我想，这幢建筑物，也许福音仍在里面传讲，它仍然矗立着。但它

也不会长久，总有一天要被时间扫在一旁，谁知道呢！也许会被一家连锁餐厅或佛教冥想中心取代。所有的这一切，都将在绵延万亿年的浩渺时间之中被席卷而去。

我苦苦思想的抉择，当时在我看来是如此重要，似乎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然而，当我站在墓地，上帝提醒我，我也会死去。我就如同这家教会，如同服侍这家教会的我的爷爷一样，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 4:14），像野地的草一样被人遗忘（诗 103:15-16）。一方面，我要做的抉择似乎更加重要了，毕竟我爷爷在这里的侍奉是一系列抉择中的一环，没有了这一环，我甚至不会站在这里思想这个地方；另一方面，我要做的决定似乎已不那么重要了。上帝提醒我，尽管我此时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处于事业的巅峰期，但我只不过是一个将死的受造之人；有一天，我，连同我所有的宏图大计、恐惧忧虑，都将被人遗忘。在那一刻，想到我是必死的，并没有让我感到悲观或惧怕。很奇怪，想到这一点，便让我得了释放、得了自由，哪怕只有片刻时间，却可以让我反思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为上帝赐给我福音去相信，也赐给我人去爱而感谢祂。

这就是我向上帝祈求这本书能为你做的事。我祈求，你读完这本讲述死亡的书，能清楚地感受到什么事情真正重要，哪些人真正重要。我祈求，当这本书带领你反思自己将要面对的死亡，会让你感受到喜乐和感恩，让你渴望成为天上那如云彩一般的许多见证人中的一员。我祈求，这本书会对你有用，但更祈求，这本书对你来说其实只是浪费时间。我祈求，你和我永不屈服于死，而是成为那一代人中的一员：他们看到东边天空中喷薄而出以色列的大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临的荣光。但即便如此，这本书的教训仍值得你花时间思考，让你不要把自己看作弥

赛亚或是魔鬼，不要把自己看作凯撒或是犹大。你的生命值得活着，严格来说，因为这根本不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至少在这道德层面上——是有始有终的。但你的生命——你真正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的（西 3:3）。这使你可以自由地顺服神，可以为他人舍己，从而得着生命。

我希望可以如此说，我碰巧去了一片教会墓地，这永远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希望可以如此写，我已不再纠结于不死的幻象或明天的忧虑。但我说不出这样的话来。我所能说的是：有时上帝让我们稍稍迷路，使我们可以四周察看，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只涅槃的凤凰，而是一只羊，需要听从牧羊人的声音，就算经过死荫幽谷时也是如此。也许当你发现自己在本书讲述的多样真理中迷路时，这种恍然大悟的时刻要临到你身上。如果是这样，你可能会意识到，你并不像你所以为的那样迷失，而是上帝在引领你经过自己堕落人生的墓地，朝着回家的方向继续前行。

拉塞尔·穆尔（Russell Moore）



## 致谢

我首先要感谢三一教会的弟兄姐妹。实际上我无法从别的地方开始我的致谢。本书任何有用的内容，都源于我们一起度过的生活。感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是你们向我敞开了生活，并与我一同看见，耶稣与你们所面对的问题有何相关。在我学习如何向你们教导圣经时，你们如此得忍耐我。而且你们容忍我讲了这么多关于死亡和复活的道。

我要特别感谢教会的长老和全职同工，你们为我分担带领教会重担，给我空间写了这本书。我要感谢马特·吉文斯（Matt Givens）、莱恩·汉密尔顿（Lane Hamilton）、威尔·哈维（Will Harvey）、比尔·赫尔曼（Bill Heerman）、戴夫·亨特（Dave Hunt）、赛斯·琼斯（Seth Jones）、劳拉·马格尼斯（Laura Magness）、沙卡·米切尔（Shaka Mitchell）、贾斯汀·迈尔斯（Justin Myers）、德鲁·雷恩斯（Drew Raines）和杰森·谭（Jason Tan）。是你们给了我和你们一同服侍教会的喜乐，对此我深表感激。

这本书能得见天日，都因为科林·汉森（Collin Hansen）。出于某种原因，在我还只有一种想法的时候，他就对此感兴趣。自从那时起，他一步一步引导我走过从未经历的领域。弟兄，感谢你与我分享智慧、恩典和友情。并且感谢你让我认识了贾斯廷·泰勒（Justin Taylor）和十架路出版社（Crossway）了不起的

团队。他们出版的书籍在以往如此祝福了我，与这样的出版者合作我很荣幸。

我的初稿大部分是我和家人在剑桥大学丁道尔研究所度安息年时写成的。那地方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当然这是从好的方面说的。我要感谢研究所的彼得·威廉斯（Peter Williams），还有所有让我在那里度过如此富有成效、如此快乐时光的其他人。

若没有鲍比·杰米森（Bobby Jamieson）和克丽丝汀·杰米森（Kristin Jamieson）的热情款待，我们就不可能前往剑桥，他们让我们住在他们当地的房子里。不仅这样，鲍比还是第一个阅读初稿的人，他所给的认真建议为此书带来了极大改变。

除了科林和鲍比以外，好几位朋友也在我写文稿过程中给予了非常及时的建议。我要特别感谢德鲁·达戈斯蒂诺（Drew D'Agostino），乔纳森·利曼（Jonathan Leeman）、德鲁·雷恩斯（又是你），恩美·谭（Amy Tan）和艾德瑞安·泰勒（Adrian Taylor）。你们所有人都对终稿进行了精心打磨，在很多地方，救我脱离了自我的想法。

我的父亲马克也在写作初期给了我宝贵反馈。但远远不止于此，他是第一个以身作则地活出本书核心部分所讲述世界观的人。谢谢你，爸爸！你教导我去爱人生中的美好事物，认识到它们正在消逝离去，要把常存的事情摆在优先地位。没有谁能比我更幸运，能拥有一位比你更忠实的爸爸，一位“时间旷野中的开路先锋”。

我最感激的还是我的妻子和儿女。琳姿（Lindsey），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惊奇上帝给了我一位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只能默默地感激。谢谢你在日光之下与我共度的日子，你在预备我迎接将来无尽的日子里所做的比任何人都多。我爱你。

沃尔特、山姆和便雅悯，你们给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喜乐是无法想象的。看着你们长大，这要比其他事情更让我为时光消逝而伤心难过，更让我渴慕那万有全新且是常新的日子。我写这本书时想到你们这几个。我把它连同我的祷告献给你们，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向神祈求，愿你们牢牢持守那在生与死当中唯一的安慰，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马修·麦克劳 (Matthew McCullough)

## 前言

我不知道还有谁比“二战”时的空军飞行员路易·赞贝里尼（Louis Zamperini）有着更多濒死经历。赞贝里尼是美国空军志愿兵，当数以千计的志愿者被淘汰，他却经受住了数月的飞行训练而留了下来。他执行轰炸任务时受到猛烈的炮火攻击，却幸存下来，其中有一次，他驾驶的 B-24 轰炸机机身留下差不多六百个弹孔。机械故障让他的飞机一头扎进太平洋，坠入大海，他却幸存下来。而这才是他求生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

他在一个小小的充气救生筏上生活了好几个星期，日头暴晒，颠簸在狂风巨浪之中。没有水喝，他只能收集雨水；没有吃的，他只能生吃用手抓来的鱼和飞鸟。除此之外，他还要抗击成群的鲨鱼，它们追着他的救生筏不放，常常突然冒出水面，试图将他拉入海里。还有一次，他躲过一架日本飞机的射击，他误以为那架飞机是来救他的。

赞贝里尼在这条救生筏上度过了四十七天，比任何海上漂流的生存时间都要长。他最终上岸，立刻被捕，成了战俘。在接下来两年时间里，他从一个集中营转到另一个集中营，被强制劳动，挨饿，生病，遭受无情的折磨和无尽的痛苦。在战俘营最后得救的时候，他只剩下皮包骨头，奄奄一息。与他一同被关押的美国人，有超过三分之一死去。然而，他却想方设法活了



下来。<sup>1</sup>

不难看出赞贝里尼的传记《坚不可摧》(*Unbroken*)为何销量数百万册。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这本书的副标题把它称为一个“幸存的故事”，这是有道理的。或者说，它曾经是一个“幸存的故事”。

在离开战场差不多七十年后，照其家人所说，赞贝里尼面对他一生之中最严峻的一次挑战——与肺炎四十天之久的搏斗。按他身边人的说法，“此时，他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战斗精神是再明显不过了。”然而在九十七岁高龄，他的身体已远远不如1936年参加奥运会时的状态了。这位曾与饥饿、鲨鱼攻击、致命腹泻和凶残监狱守卫抗争又饱受时间摧残的老人，最终进入一场无法幸存的战斗。2014年7月2日，路易·赞贝里尼与世长辞。<sup>2</sup>

劳拉·希伦布兰德(Lauren Hillenbrand)将赞贝里尼的一生描述为一个幸存者的故事，这本书完成于2008年。在某种程度上，把赞贝里尼或其他人的故事称为幸存者的故事，就好像说一个人从三十层高楼掉下来，在他还没有撞击地面之前，就结束记载，然后将之称为幸存者的故事一样。

也许我的观点像是老生常谈，但我希望至少它是清楚的：也许并不是从高处坠落，但总有一样事，会夺去你的性命。没有人能活着离开人世。大而论之，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幸存者故事。

虽然如此，我仍想知道：你最后一次思想自己会死亡这事实，是在什么时候？你最后一次与某人谈论死亡这主题，是在什么时

1 Laura Hillenbrand, *Unbroken: A World War II Story of Survival, Resilience, and Redemp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2 细节请见亚历山德拉·格奥尔基耶夫卡(Aleksandra Gjorgievska)发表的讣告，“Olympian and World War II Hero Louis Zamperini Dies at 97,” *Time*, July 3, 2014, <http://time.com/2953878/louis-zamperini-obituary/>.

候？你是否见过人死？是否曾经有人死在你的家里？你最后一次走过墓地或参加葬礼，是在什么时候？你是否曾经读过一本书，看过一部电影，甚至听过一篇讲道，是关于死亡的？我说的不是死于暴力、事故或某种罕见的致命疾病。我说的死，指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生经历——就像出生、吃饭和睡觉一样的基本经历。

死是人的一种根本性经历，跨越时空、种族和阶层，把所有人联系在一起。但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死是我们根本不去想，或甚少想到的问题。在本书第一章，我会探讨这种回避的原因——我们如何回避以及为何要回避这话题。简单来说，现代医学的卓越成就，已经把西方社会普通人的死向后推得越来越迟。和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我们现在享有更好的疾病预防措施，更好的药物治疗，更好的急救服务。无疑，这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我们许多人在一生大部分时候，会觉得死已不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难题。

死亡并非变得不像从前那样无法避免，但我们很多人似乎已无需再面对死亡，甚至以为它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死的时候，更可能是死在医院里，一个与我们生活地方隔离的场所，在一个做好卫生工作，精心管理，甚至工业化的流程当中，由专业人士决定什么时候终止治疗，最后死去。死亡依然无可避免，但已经变成了一件古怪的事情。

死也成了一种禁忌的话题，在人的面前讨论死，完全没有礼貌。我们往往给这样的讨论贴上“病态”的标签，这是一个贬义词，指那些通常是黑暗（用来形容异常扭曲）的词汇或观念。提出死亡的话题，往好了说，会令人尴尬；往坏了说，则是可耻的。

尽管我们努力要回避这个话题，我们每个人却天天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当我们对自己是谁、我们为何重要这种问题没有把握

## 勿忘死：通向永生盼望的惊人道路

---

古道译丛·福音与教会

**作者：**马修·麦克劳

**译者：**梁曙东

**出版：**经典传承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观塘巧明街 111 号富利广场 2103 室

电邮：CCPHservice@hotmail.com

**发行：**基道出版社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湾街 26 富腾工业中心 10 楼 1011 室

电话：(852)2687 0331

Website: <https://www.logos.com.hk>

电邮：info@logos.com.hk

**承印：**永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字数：**106 千字

**版次：**二〇二二年三月 初版（简体）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 Remember Death: The Surprising Path to Living Hope

---

**Author:** Matthew McCullough

**Translator:** Duncan Liang

**Published by:** Christian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Rm 2103, Futura Plaza, 111 How Ming St, Kwun Tong,  
Hong Kong  
E-Mail: CCPHservice@hotmail.com

**Copyright** ©2018 by Matthew McCullough  
Published by Crossway

1st edition, March 2022

**ISBN:** 978-988-75335-9-7 (simplified scripts)

**E-Book ISBN:** 978-988-75335-8-0 (simplified scripts)

All Rights Reserved.

只要我们仍然看自己是世界故事的主角，福音的核心概念在我们看来就依然是抽象的，并非是绝对必要的，甚至还有一些讨厌。我若不面对死亡的真相和自我的真相，就无法抑制内心的自恋。我就会继续看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从其他人（包括上帝）如何配合我故事发展的角度，来定义他们的身份。上帝也就不是万有的中心，不是“万有都是本于祂，倚靠祂，归于祂”的那一位了。上帝就只是配角，祂的身份就是由祂在我的故事当中扮演的角色来决定。这样，如果我需要拯救，当然上帝就要来拯救我。上帝是谁？上帝是爱我，保护我的那一位，这就是祂扮演的角色，祂就是这样配合这个以我为中心的故事的。

但是当我聆听死亡发出的宣告，我开始看到，我根本就不是宇宙的中心，我是篡权的，理当回归本位。我开始看到，上帝才是这故事唯一的主角，我不过是祂故事其中的一个角色。只有当我看到祂的荣耀，认识到我是完全可被替代的，我才算是做好了准备，对福音的信息发出惊叹。只有这时我才能看到、尝到福音为何是奇妙的好消息。

——马修·麦克劳

ISBN 978-988-75335-9-7



9 789887 533597

Published in Hong Kong  
HK \$88.00